



春在田里油菜花

■ 安徽合肥 孙先文

春天，一定要回一趟老家，这是我和油菜花的一个约定。辛弃疾说，春在溪头荠菜花；我说，春在田里油菜花。

走在老家的田埂上，看看袅袅的炊烟，摸摸田边的油菜花，听听蛙鼓虫鸣，这里是迥乎城市的另一个世界：天高地阔，白云如絮；金色盈野，碧绿错杂。

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里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前，看见一席金色的大地毯向我铺来，这地毯像从天边铺来，铺天盖地，直放到我的面前，像要邀请我去走金地毯似的。课堂上，我给同学播放的“朵朵金花娇艳艳，层层碧叶嫩柔柔”的诗句图片，顷刻间，幻化成了眼前真实的美

景。我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。我娘说过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，英俊少年阿鲁住在山里，以砍柴为生。在村边，他常常都能见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河里浣纱。一天，阿鲁砍柴归来，忽见少女跌落河中。阿鲁不顾一切地跳入急流中，将少女救起。少女要以身相许来感谢这少年郎。少年郎怕少女在山里吃苦受累，婉言拒绝。原来，这个少女是天宫的仙女。仙女便把天上的星星带下人间，让阿鲁把星星种在土里，告诉他等到来年地里会开满小黄花，你就能过上了快乐富足生活。第二年春天，一大早阿鲁准备像往常一样到大山里去砍柴。他刚一出门便被漫山遍野的小黄花惊住了，太美了！这些小黄花便是油

菜花。全村人从此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

油菜花是有智慧的。冬天的油菜，还是一棵耷头耷脑的菜，匍匐在土昏晃里，冰冷的霜雪打压着它，寒冷的风雨欺凌它，它乖乖地贴着泥土蜷缩着，灰头土脸，默不作声。寒冬里，一垄垄油菜畦，放眼望去，绿色只是星星点点，显得那样的弱不禁风，没精打采。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卑微待着，低调含蓄，静候春光。它们在韬光养晦，蓄势待发。自然法则告诉它们：再大的本事也斗不过天，斗不过地，必须忍耐，必须伺机而动，这是生存需要的机智。人们只知道夸赞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其实，油菜花又何尝不是从天寒地冻中走过来的呢？

油菜花是有梦想的。过了年，春回大地，泥土温暖起来，霜雪化为了春水，土地开始松软，土地唤醒了油菜苗儿，春雨也淅淅沥沥热闹。唤醒的油菜苗从泥土里爬起来，伸腰踢腿，抖擞精神，汲取营养，补充能量；太阳温情脉脉，贴着油菜的脸儿，喁喁情话，抚摸它每一寸肌肤；蜂儿蝶儿赶趟儿，嗡嗡地闹着，鼓励油菜苗向上向上。小油菜苗像得到诏令一样，开始疯长，就像个青春期的的小姑娘，一眨眼，就出落成了楚楚动人的大姑娘。春节刚刚起苔的油菜，不经意，这金灿灿的花姑娘已拥到了我胸前，亭亭玉立，馥郁芬芳，真如故事里的仙女一样仪态万方。

春风给它送来了花语：姿容清丽厌奢华，淡淡平平不自夸。



故乡的野菜

■ 贵州贵阳 郭华

为什么每个人都深爱着自己的故乡？个人觉得是因为故乡有我们牵挂的人或物。我们走得再远，混得再好，只有故乡能让我们内心欣喜和激动。在外求学这些年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离家的孩子被时光放逐，似流浪一般，再难有归宿。最让我怀念的还是故乡的野菜，可以说是野菜养活了童年的我。

记忆中，故乡有三种野菜最让人难忘。山顶的椿菜、田野里的毛香、溪水边的野芹菜。每当我想到它们时，感觉心里特别舒心、温暖，实在太难忘了。

在故乡，椿菜树多种在山顶。人间三月，气温开始转暖，此时要是能吃到椿菜就是这个季节最幸福的一件事。椿菜，长于春天，落叶乔木，羽状复叶，花白色，椭圆形，茶褐色，嫩枝叶有香味，可以吃。春分前后，故乡郭家寨山里山外的椿菜树便开始冒出嫩绿的新芽，从一点一点，到大朵大朵长出来，挂于树枝，谁见了都会喜欢。故乡的传统，决不会让椿菜树长成大大朵才去采摘，那样的话就不好吃了。农闲时候，只要椿菜树一发芽，人们就开始准备长竹竿，背起花萝，与朋友一起打椿菜，树高的，还得准备高梯。摘回的椿菜如宝一般珍贵，用处比较多，洗去尘土，切碎，可以用来炒腊肉、炒鸡蛋，招待亲朋好友，也可以用作油炸粑粑，一家人享用，味道好极了！吃不完的椿菜可以送亲友，也可以拿去集市卖，这也是一份大的收入，顺便换些生活用品。

小的时候，住在外公家，最难忘的是外公家门口的那棵大椿菜树。树有三层楼那么高，枝繁叶茂，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。农忙时节，外公家种完玉米，快要收工时，外公他会偷偷先回家，他想为我们做一顿特殊的美食。椿菜树比较高，外公年纪大了，爬不上去，只得准备一个木梯子和一根大竹竿，先爬上梯子摘顺手的椿菜。太高的，外公会站在梯子上拿着竹竿拼命敲打椿菜丫枝，不一会儿就打得一大把，嘴上挂满了笑容，时不时向外婆炫耀，外婆只是白了外公一眼。外公想亲自做饭，被外婆嫌弃了，只得去院子里水井处洗椿菜。外婆淘米做饭，上楼

切肉，将外公洗好的椿菜炒香肠、炒鸡蛋，一顿晚饭就做好了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，外公高兴极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，真幸福！

故乡的另一种野菜叫作“毛香”。“毛香”统称鼠曲草，系菊科植物，叶小微圆互生，表面有白色。小时候最多，田野里、溪水边、山顶，似乎有土地的地方都有“毛香”的身影。现在田里比较少，因为种田的人少了，山里退耕还林，要寻到“毛香”这种野菜特别不容易。小时候，住在外公家，樱桃成熟的季节，外婆喜欢提着篮子去田野里摘“毛香”。外婆将“毛香”的嫩叶采回来，捣碎成汁，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粑粑，将准备好的酥麻馅包入其中，放在甑子里蒸熟，故称“毛香粑”。我们带着“毛香粑”去上学，课间吃几口，一天都不觉得饿。

此外，故乡的野生芹菜也惹人喜爱。在故乡郭家寨，野生芹菜常长在溪水旁，藏于野草之中，不好寻找，需要仔细寻找。小时候，春节过后，家里缺少可吃蔬菜，外公懒得赶集，外婆只得带着我和弟弟去溪水边采摘野芹菜。外婆挎着篮子牵着弟弟的手，我拿着镰刀跟在其后，我们在溪水边寻找许多野生芹菜。外婆原本以为不好找，没想到一会儿功夫，她的篮子就满了。采回的野芹菜洗干净后，经过外婆的加工，或做成酸芹菜，或做成凉拌芹菜，可以烩豆米，也可以炒土豆，味道还不错。

现在，故乡的野菜越来越少，外婆也早已去世，童年的快乐一去不复返，唯一难忘的只有故乡的野菜了。



春风吹得百花开

■ 山东潍坊 王春玲

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冬天里的寒冷渐退，气候开始回暖，万物苏醒、春雨如酥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百花开始争奇斗艳。

樱花开了，红的像火，白的像雪，粉的像胭脂，用“花团锦簇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，连树枝都被花严严实实地遮住了。夜色中，樱花更有一种别样的美丽。楼前湖边的路灯下有一株很大的樱花，粉白色的花密密麻麻，银白的灯光正在花丛的顶部映照，这时，站在树下仰起头望去：一朵朵一簇簇粉白色的花变得如水晶般透亮，如雪般纯净，闪着层层一束束令人迷醉的光辉。我禁不住感叹：这种来自异域的花真的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！

田园里的桃花开了、梨花开了，高高大大的梧桐树也开花了。桃花妖娆，点点都是薄命的红颜；梨花是暗恋红颜的多情公子，在红颜老去后着一身素服前来祭奠；被贬谪的梧桐花虽然历经了磨难，但依然身披一件贵族的紫衣默视着眼前的一切，脸上是骤雨初歇的淡然。宋祁的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是家喻户晓的诗句吧？其实，春意闹的地方何止在红杏枝头呢，在明媚春光里大地上处处都是春意盎然啊！不信，你看看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。油菜花开了一朵朵成簇，一簇簇成枝，一枝枝连成金色的海洋，农家春色美如斯！一阵阵春风拂过，浓郁的香气袭来。

油菜花盛开的时节，黄灿灿的油菜花铺天盖地，远远近近嵌着稀疏的村落，望着那些恍若栖居在油画里的村庄，我常常想：油菜花与人类应该有着亘古的情结，宿命的缘分吧？菜花的金黄里，我仿佛看到了古老的村庄，回到了那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的往昔。在雕栏玉砌的记忆里，在唐宋的小桥流水间，油菜花也一定像今天一样盛开：竹篱茅舍人家望着蝶舞蜂飞，说着梁祝或白娘子的故事；白衫飘飘的少年侠客，仗剑策马而过，踏花归去马蹄留香；我则是那个用陶罐汲水的荆钗布裙的小女子，花间提壶，心事如油菜花开……

春天，也是柳絮飘飞的季节。虽然，柳絮并不是真正的花，飞舞的柳絮却有如花的美丽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也不知从哪里来，忽然一夜之间，满天柳絮飞舞，飘飘扬扬，穿梭在绿树之间，百花丛中，那是万花丛中点点飞翔的花朵。

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春风吹得百花开，也处处有落英缤纷，花落花开都是别样的美丽。